

淺談馬勒與其作品

就如同以前一樣，偉大的作曲家往往要在死後才能為世人所認識，自巴哈以降、莫札特、舒伯特到近代的巴爾托克，無不如此。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兩位作曲家的作品在今日得到平反，引起討論，他們是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 1824~1896）和本文所要討論的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

布魯克納和馬勒總是被人們一起拿出來比較，原因不只是他們的作品今日受到高度的重視，同時他們的個性、思想和音樂恰好都成極強烈的對比。布魯克納是位純樸、老實的鄉下人，終生信奉上帝，故其音樂是徐緩、端凝、宗教性的。馬勒則是集合神經質、悲觀於一身，並且懷疑上帝的指揮家，他的音樂大都是不安、焦慮、震撼性的。如此極端的兩位作曲家在今日卻受到高度的重視自然引起人們的好奇，有人說布魯克納的交響曲在今日的復活是因為它提供了現代人渴望的寧靜安祥的氣氛；有人說布魯克納那種對生命篤定的態度使今日的人們能夠免除對未來的惶恐；有人說馬勒的音樂代表了這個不確定的年代，有些人還從馬勒的交響曲中聽到了人類對科技的失去控制和道德規範的淪喪，還有人說……不管你相不相信這些說法，從這些討論內容你應該可以看出這二位作曲家在今日受重視的程度了。

比起布魯克納的交響曲在今日的復甦，馬勒的交響曲所掀起的熱潮可用滔天大浪來形容。打從唱片業開始活絡時，馬勒的浪潮便滾滾而來，他那比起布魯克納更龐大的管弦樂團編制和巨大的音響特性尤其深受音響迷的喜愛，甚至有些音樂迷還囂張地說：「我只聽馬勒！」而在演奏方面，今日一個夠水準的樂團一年演奏馬勒作品的次數恐怕不下十次，而唱片更是氾濫成災，已故世的指揮家不但留下唱片以證明他們跟得上時代；老一輩的大師也每幾年就強調他們對馬勒的作品有新的見解；新一代的指揮家更急著想藉著指揮馬勒的交響曲來證明自己的實力。這種狂熱的結果造成人們把馬勒的音樂和這個時代的特質結合在一起，就如同貝多芬的音樂代表了法國大革命後人類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一樣，馬勒的音樂則和心理學、迷幻藥、文明的墮落和世界末日扯在一起，影響所及，就如同當年布拉姆斯和華格納爭執誰是貝多芬的繼承者一樣，今日許多派別的音樂家也宣稱馬勒是他們的開山祖師爺。種種活絡景象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然而，諷刺的是，這些與馬勒生前的情形相比卻有天壤之別。

馬勒，在一八六〇年七月七日誕生於波希米亞的一個小鎮，其雙親為猶太人。馬勒自六歲時便嶄露其音樂天分，十五歲時進入維也納音樂學院就讀，日後並在萊比錫、

漢堡、維也納、紐約等地擔任歌劇指揮，並結識布魯克納，且在布拉姆斯的青睞下，以三十七歲的年齡登上維也納歌劇院的首席指揮寶座。

終其一生，馬勒都是個優秀的指揮，他那種對事事要求完美的態度往往排練到自己、歌手、樂團都筋疲力盡了才肯罷休；而其事事要求效率的態度，更常常逼得旁人喘不過氣來，馬勒的傑出弟子布魯諾·華爾特（Bruno Walter, 1876~1962）便曾說：「我無論是與馬勒在漢堡共事的兩年，或事共是六年的維也納劇院期間，都未見過他放慢緊急的速度。」而且指揮閑暇時，馬勒又忙於作曲，如此蠟燭兩頭燒的情形只有愈加惡化他的神經質傾向。樂團團員對他的印象是：他是那種排練「羅赫格林前奏曲」時，整個樂團還未看到他的指揮棒劃下，便大吼：「太吵了！」的神經質指揮。因此團員對他極其尊敬，卻不喜歡在他的指揮棒下演奏。在人群中，馬勒總是焦躁不安、心中的困擾總是主宰他的生活，雖然在維也納期間他可說是叱吒風雲，但旁人卻看不到他曾真正開朗過。然而，一般人認為這些行徑代表了馬勒為了教旁人對音樂專一，自己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要以身作則，為藝術犧牲的結果。

馬勒的交響曲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最初三首交響曲為第一期，在第四交響曲後的第五、第六、第七交響曲三首純器樂交響曲為第二期，而第八、第九，和著名的「大地之歌」以及未完成的第十交響曲為第三期。而在交響曲創作外，馬勒還寫了多首以管弦樂伴奏的歌曲，如：「青年旅人之歌」、「悼亡兒之歌」等。

生在波希米亞而人們卻認為他是猶太人，而猶太人卻又認為他是波希米亞人；身為基督徒卻時常懷疑上帝的存在；信仰西方哲學卻以東方的佛教思想為其內心的支柱；因害怕自己步上貝多芬、舒伯特、布魯克納在創作第九交響曲後相繼謝世的命運，而把原該作為第九交響曲的作品取名為「大地之歌」，卻在寫完真正的「第九」交響曲後難逃死神召喚……諸如此類的衝突與矛盾皆在馬勒身上發生。他心中常思索著：「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何要存在？我們死後是否依然存在？」「上帝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祂為何能容許戰爭、屠殺、飢荒的發生？」這些問題可能困擾過你我一時，卻困擾著馬勒一輩子，而其每一首交響曲無非是想解開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但是問題亦出現在交響曲中；從第一號交響曲中對生命的喜悅到了第六號卻徹底被命運本身摧毀，從第二號「復活」交響曲中渴望自己生命的昇華到了第九號卻悲觀地預知自己死亡的到來。馬勒把他的生活、人生經歷和痛苦全部都融入作品當中，故其交響曲有的短小精幹，有的龐大冗長，有的嚮

張之威

往田園生活，有的則欲向宇宙呼喊。

身為傑出指揮家的馬勒，在他的交響曲樂譜裡頭往往詳細地為後代指揮家留下親筆注釋，諸如：「開始是強音、接著稍弱、然後再度增強，最後趨於消失。」甚至連樂曲裡頭所欲表達的意境也說得清楚明白。而且交響曲大都編制龐大，最大的特色是將人聲融入管弦樂中，同時，深諳管弦樂音色的馬勒也屢創不同於以往的音響效果，諸如離大型樂團稍遠的地方另外安排了小號和長號的獨立樂隊、使管風琴加入交響樂團中，以及使用兒童合唱團等等。而為了使音樂的表達能達到馬勒心中的理想，他也無所不用其極，像在第八號交響曲「千人」中著著實實地動員了一千名演奏者和演唱者，為了是要擁抱「宇宙般的音響」，還有在第六交響曲「悲劇」的第四樂章中，為了表達他當時被命運徹底擊敗的心境，屢屢要求樂團奏出ffff的超強音。

因此許多初聽馬勒作品的人都覺得，馬勒的交響曲實在太大塊了，令他們消化不良，尤其他那動輒八十、九十分鐘的交響曲更是必需分段剖開來聽才吃得消。而本人認為，這些都是正常現象，因為馬勒的作品就如其人，總是包含了錯綜複雜的情緒與困擾，初聽者顯然很難接受，再加上我們早已習慣古典樂派那種精巧優雅的和聲和旋律後，要我們能立即接受馬勒的音樂更顯得困難重重。但是，若你因此而拒聽馬勒，你可同時要有拒絕下列以詮釋馬勒的著名指揮家的能耐，像華爾特、克倫培勒、塞爾、卡拉揚、伯恩斯坦、朱里尼、庫貝立克、蕭提、海汀克、阿巴多、鄧許泰特、馬捷爾、李汶、小澤征爾、殷巴爾、拉圖等等。馬勒的音樂既然可以引起如此多指揮家的共鳴，你又如何能拒絕它呢？

本人認為，對於熟悉古典、浪漫派前期作品的人，不妨以馬勒的第一號交響曲當作進入馬勒音樂的敲門磚，對於不曾接觸古典音樂的人，第五號交響曲則是快速融入馬勒心境的最佳途徑。其實，馬勒的十部交響曲就如架構完整的長篇小說，一旦你被當中某段落所吸引，就會不知不覺地融入其中，而陷進去了。而我相信這就是馬勒的作品在今日能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

考試考不好時你聽什麼呢？貝多芬的「命運」嗎？柴可夫斯基的「悲愴」嗎？不妨聽聽馬勒的交響曲吧！

